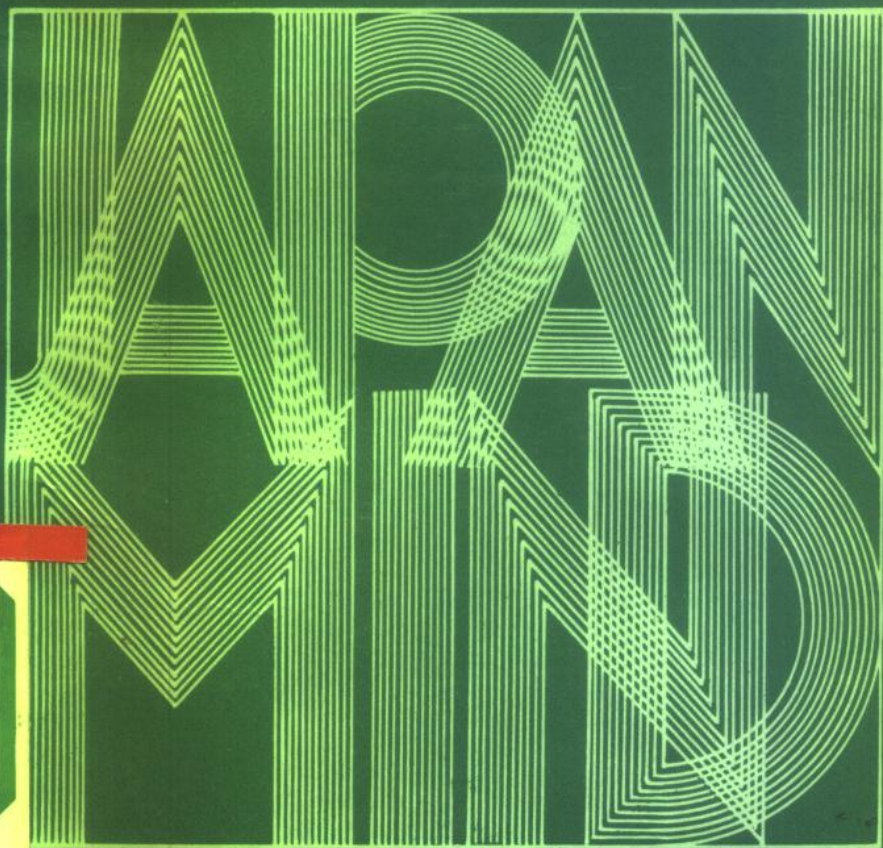




ROBERT C. CHRISTOPHER

日本心魂

THE JAPANESE MIND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日本心魂

〔美〕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 著

贾辉丰 储觉敏 译
唐广钧 崔永禄
崔永禄 贾辉丰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年·北京

573224

THE JAPANESE MIN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84 by Pan Books Ltd

责任编辑：林 燕

责任校对：董品仙

封面设计：林胜利

日 本 心 魂

〔美〕罗伯特 C. 克里斯托弗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0.5 印张 字数：220(千)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3220·17 定价：1.90元

62523-8

译者的话

战后日本，苍凉凋敝，被日本军国主义拖入灾难深渊的日本人民何去何从，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议论纷纭，但正如1945年末《纽约时报杂志》中一篇文章所述，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前景是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国地位”。

然而，曾几何时，日本却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站立起来，迅猛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世人誉为东方魔术下的日本奇迹。

这一奇迹缘何而来？有哪些独特之处可资借鉴？要想在咄咄逼人的日本狂潮下从容自处，人们必须去思索这些问题。

而在这一番思索过程中，地位最微妙的莫过于美国人了。

日本与美国，如本书作者所言，确是“奇妙的一对”，它们初为敌我，继为师生，尔后在盟友关系的基础上，又成了商业竞争中的强硬对手。由于相对而言，美国对日本缺乏了解，对日方针，时有失误，导致两国关系频频出现尴尬、紧张、僵持、混乱的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写出了本书，意在加深人们对于日本的了解，调整、改善并加强日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作者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曾任美国《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新闻周刊》的国外版编辑和总编辑，现为普利策奖

金的执行人。作为记者，他曾在战后初期和此后数度前往日本，对日本作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可称为日本现代发展进程的一位见证人。在本书中，作者接触到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官僚机构的作用机制，机器人对工业的影响，信息社会的演进，教育的功能，儿童在家庭中所担任的角色，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乃至日本人的工作、生活、愿望和现实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各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原因。同时，作者身为美国人，对西方人与日本人的差异以及美国人面对日本的矛盾心理状态也作了一番分析，使我们可以从中间接了解西方世界和在世界转向多极化的重大历史关头，美国的所作所为。

本书1984年由英国潘神图书公司出版，曾获美国《新闻周刊》等重要报刊的推重，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家之言，本书亦有其片面或谬误之处。譬如，对我国的对日政策，立论即有失允当。此外，事实的堆叠也因其充盈而间呈杂乱。但作者毕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明晰的线索，通过读者的分析和思索，其或将有助于人们对日本得出全面和正确的认识。这就是我们翻译并交付出版本书的目的。

本书第一章和第四章的第11、12节为贾辉丰同志翻译，第二和第五章为储觉敏同志翻译，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第10节为唐广钧同志翻译，第四章的第13节为崔永禄同志翻译。

1985年，北京

作者序

自日本作为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因素崛起以来，英国一向不乏对于该国及其文化的有识学人。只需举出两个明显的例子，阿瑟·韦利的精妙移译，乔治·桑塞姆爵士对于日本往昔的开拓性考证，至今独树一帜，成为西方学术史上关于日本问题的经典之作，在韦利和桑塞姆等人奠定的基础上，当代英国学者犹在奋力耕耘。诚然，当今英国日本问题专家的一些著作流于晦涩，有时，仿佛意在炫耀作者的学识，而非启发读者。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点本是任何学科中所有学术著作的通病，远为重要的是，在今日之英国，关于日本和日本问题的真知灼见所在多有，任何有心之人均可从中受益。

相对而言，问题在于英国虽然拥有关于日本的现成材料，却很少有人去实际利用这笔财富。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日本过于迅速地爬升到了目前的地位，而身为日本事务专家，对此有先见之明者又屈指可数，以至在今日的英国，大多数受过教育者除了从新闻媒介上得到的见闻，对日本实在知之甚少。而要想据此来正确判断英国对日本采取哪些政策，方可取得最佳效果，则是完全不够的。

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也不见佳，而且，在我看来，欧洲大陆国家甚至更糟。总而言之，在西方世界，随处可以看到，那些平日见识广博的人们，对于

目前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一个国家，却可悲地缺乏理解或认识。

有鉴于此，我久已认定，即使我有此能力，在以英文写出的关于日本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再添加一本，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据我看，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本论述今日日本的心理和体制问题的入门书，以引起那些忙碌、明达和严肃的西方人的兴趣，他们相对而言，以往很少接触日本事物。

我要写的就是这样一本书。既然目的在此，我便尽了一切努力，不要重犯故事中所讲的错误，据讲，那曾使一名美国小学生写道：“这本书说的企鹅，比我知道的多多了。”特别是，我几乎完全避免了使用脚注一类学术手段，向读者们交待的历史细节，也限制在我认为对理解当代日本绝对必要的程度上。

不过，我之决定避免引经据典，并不意味着有意隐瞒，在学术上和其他方面，我曾深深受益于以往为数众多的日本问题学者。本书酝酿了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因此，它必然包含从其他书籍、专著、文章和统计报告中摘引的事实、数字和观点。把所有这些一一列举出来，将需要很多的篇幅，遗憾的是，对于几十年来帮助我形成日本问题思想的许多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但有一些人和一些机构对我的影响或帮助相当重要，我不能不提到他（它）们。在非日本人中，按照我接触的顺序，包括：

- 哈佛大学的埃默易斯·埃德温·O. 赖肖尔教授，他曾主持美国陆军学校，在那里，我开始学习日语，或许，他甚至不曾意识到我的存在，但正是他使我看到，日本人不比西方人更神秘，情况恰恰相反。

• 原耶鲁大学的弥永千思教授,此人思想极其明晰,是他将我引入了错综复杂的日本史。

• 伯纳德·克里舍,现为日本《焦点》杂志的首席编辑顾问,十四年前,他是我在《新闻周刊》的同事,他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了他对日本事物的识见,而且,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同当代日本风云人物非同寻常的接触渠道。

• 纽约的日本学会,其干练和不知疲倦的理事们,特别是达维德·麦凯克伦和川岛琉璃女士为我(和无数其他人)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使我们得以与当今日本要人以及日本生活和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保持了联系。

至于日本人,使我受益最多的那些人,大多已在本书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及。我希望,那些我未曾提名的人能够理解,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深怕我的一些看法会伤及他们个人或他们的职业。我相信,提及下列一些组织(其成员在过去数年来不断给予我热忱的帮助)不会出现这类问题,它们包括:日本外务省,通商产业省,日本驻纽约情报中心,日本对外新闻报道中心和日本国际会馆。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代理人梅拉尼·杰克逊,他的热情使写作本书的计划不至成为一时的冲动,并要感谢我的编辑琼尼·埃文斯和玛乔里·威廉斯,他们奇迹般地改变了编辑与作者之间通常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关系。他们对我,从不以大棒相强,对这一点并对他们各种精当的建议,谨此表示敬意。

康涅狄格州, 奥尔德莱姆

1983年11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部族

1. 奇特的一对：日本与美国..... 3
2. 日本之情与思..... 26

第二章 成长中的日本人

3. 家庭大观..... 51
4. 学生们..... 68
5. 妇女的地位..... 92
6. “我的家”..... 109

第三章 社会生物

7. 民众与阶级..... 131
8. 自动控制..... 149
9. GAIJIN情结..... 162

第四章 工作和权力

10. 信息社会..... 187
11. 派系与官僚..... 207
12. 工业硕果..... 235
13. 夫妻店和机器人..... 262

第五章 展望未来

14. 生存的天才..... 293

第一章

日本部族

1

奇特的一对： 日本与美国

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我的写字台上，伏着一只小巧的青铜兽，猫态依稀，却长了中国龙的方头和阔尾。过去三十五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要打量一番这个谜一般的小把戏，每次总有一丝突如其来的负罪感。虽然我这样喜爱它，但实际上，它却并非我的分内之物。它与其他一些同样的什物，一度曾装饰在熟铁栅栏的立柱上，标明了日本某个富商或官宦的宅居。我是在海一般的瓦砾场中拾到它的，1945年9月，东京西区残存的一切，便是那一片瓦砾的海。

说它象海，已是陈词滥调。但就我记忆所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①在密苏里战舰上接受日本帝国政府投降后的最初几天里，我所见到的东京，正是这么一副样子。那些日子里，人们可以驾车在东京开出多少里，极目四望，只见起伏的废墟，这里一两尺深，那里三五尺深。这一片广袤冷落的空间，一度曾为千百万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如今，兀立在

^① 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1945-1951年任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译注

颓垣断壁之上，唯一还能表明人迹的东西，只剩下偶然可见的一只烧坏的保险箱，孤零零地空自缅怀那些很可能已经死去的实业家或业主虚妄的精明。

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抑郁和恐怖景象，应当莫过于此了，以至有一次，我同麦克阿瑟的一位少将参谋驱车经过，他忽然掉转头来，操着佐治亚口音慢吞吞地对我说：“你知道，中尉，我并没有理由喜欢日本人。不过，我也来自一个曾经被征服过的民族，有时，我简直没法儿不去同情他们。”

即使你前两三年是在南太平洋的丛林里，帮着遏制日本人的侵略狂潮，面对 1945 年末的日本，也难免会有同样的感觉。除了古都京都出于文化上的理由幸免于难，日本每一个大城市都遭到了美国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在此过程中，日本 40% 的城市建筑被夷为平地，（7,200 万总人口中）将近 70 万人死亡，而这还只不过是总数的一部分。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我在东京北部村庄里碰到了一小队悲怆、散乱的送丧行列。人们抬着一幅放得很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圆浑、表情颇有些茫然的年轻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 130 多万日本陆、海、空将士的最后阵亡者之一。

美国占领军的到来仁慈地结束了轰炸和伤亡，但绝不意味着日本苦难的终结。实际上，日本的经济陷于停顿。多少依然完整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料闲置起来。各种燃料通通告缺，以至一些还在跑动的出租车要靠木炭炉产生的蒸汽来维持运转，笨重的木炭炉就装在汽车的尾部。公共建筑不再供暖，战后第一个严冬到来的时候，日本家庭如果能够合家瑟缩在一个微有热力的小炭火盆周围，已经感到很幸运了。

但最可怕的还是饥馑。粮食匮乏到如此程度，一个美国

兵用几盒基氏给养^①或两三包香烟便可换来一切东西，从祖传珍宝到女人。我的一个熟人，如今是日本一家大制造公司的董事长，记得那年冬天，曾有整整一个星期，没能为自己和家人找来一点吃的。在日本人中，他算一名大汉，珍珠港时期，他的体重将近190磅，到1945年秋季，只剩下105磅。

上述种种，使得日本人民羸弱不堪，对疾病异乎寻常地缺乏抵抗力，而且疾病缠身，便无处求告。一次，我驱车经过距东京六七十英里开外的农村，遇到一位正在那里从事某种神秘调查工作的美国反情报机构的上尉。他告诉我，前不久，这个地区流行霍乱，恰恰在此时此刻，地方当局拿不出药品来治疗患者，也无法为患者家属和邻居注射预防针。只是在美国反情报队人员的干预下，通过违禁手段设法“征用”了美国一个军医站的疫苗，才阻止了霍乱的蔓延。

即使是战前，日本的生活和技术水平显然也远远落后于美国。驻扎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废墟上，我所认识的美国兵，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反应。记得有许多次，我亲耳听到占领军人员疑惑地问道：“这些人到底凭什么以为他们可以和美国较量？”我所认识的在占领军中服役的美国人，谁也不曾想象日本有朝一日还会向美国作出任何挑战。相反，1945年末林赛·帕罗特在星期日报的《纽约时报杂志》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人们的普遍看法。帕罗特写道，日本的经济再不可能“急剧扩张……日本的前景是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国地位。”

^① 基氏给养(Krat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军队配备的一种轻量包装应急食品，因美国生理学家A.B.基斯而得名。——译注

我之所以唤起对 1945 年灾难深重的日本的种种回忆，是因为我确信这对于理解构成今日之日本的一亿一千八百万人民是必不可少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在东京废墟上的经历，使我毕生对日本抱有强烈兴趣。1946 年，我突然由一名军官和一个成年人退而成为耶鲁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于是，我丢开了战前主修的英国文学，选攻东方学。从那以后，日本始终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朝鲜战争时期，我第二次到海外服役，曾经重返旧地。而且，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日本，靠了提供给一家颇有影响的美国刊物的代表的特殊便利，多数时候，都很走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借用迪安·艾奇逊^①的话来说，在现代日本的开创过程中，我始终在场，亲眼目睹一个向来前途多蹇的小国今日一反常态地与美国比肩而立，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两大经济强国之一。

今日日本的现实是如此喧腾活跃，势不可当，有时，我发现很难找回 1945 年那个心力交瘁的民族影子。如果对我来说，其间的差距难以弥合，那么，我很怀疑，如不曾见过处在战后最低潮的日本，有谁能够充分领悟日本人民从那以后取得了何等的成就。事实上，许多日本人会说，即使对他们本国的年轻人，情况也是如此，在日本，没有哪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会真正懂得，人们如何经历千辛万苦，在三十五年的时间内将一群没有任何重要自然资源的多山岛屿，改造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强国。

如果可以指责日本的年轻人不了解是哪些力量将他们的

^① 迪安·艾奇逊(1893—1971)，美国前国务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人之一。——译注

社会推到目前的高度，那么多数美国人同样懵懂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然而，可以理解的弱点依然是个弱点。我认为，在美国人对日本及其各项成就的真正性质普遍无知的后面，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或许矛盾的是，这种危险并非源于美国对日本问题缺乏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涌现了一大批日语语言学家和感觉敏锐的日本问题专家，从日本电影到日本经济史，这些专家无所不知。但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专家在日美关系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关键作用。他们的知识虽然可供工业和政治决策人利用，却往往受到冷遇。这些决策人一味蛮干，不听专家意见，有时对日本及其人民几乎到了完全无知的地步。

我国决策人，以及美国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普遍对日本抱有误解，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它与我们往往表现的对欧洲、拉丁美洲、非洲或中东国家的无知，在性质及其潜在后果上均有其不同之处。林登·约翰逊、吉米·卡特或罗纳德·里根可以只讲英语，对其他语种一窍不通，可以只从最表层上了解美国之外任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如何，就大半个世界而言，只要不去苛求，美国毕竟对付得不错。德国、苏联、沙特阿拉伯或尼日利亚人的思想方法，或多或少地与我们相当接近，只需推己及人，我们往往便可以比较从容地在商务和外交上，同他们打交道。

但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隔阂，却既深又广。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只有默默无闻的一小批人，将日本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课题，即使是这一批人，有时也是出于对一个消失了的世界的浪漫的执着，而那个消失了的与世界

现代日本之间的联系，大约就象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格兰与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二者之间的联系一样。由于我们想不到他们会与我们截然不同，也就不能再现日本人的逻辑过程，或领悟日本人据以行动的价值观念。

而实际上，日本人的逻辑和价值观确实与我们有很大不同，正是由于我们多数人拒绝认识这一点，我们在试图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施加影响时才不断失误。此类失误不仅出现在两国之间毫无掩饰的经济竞争上，而且出现在文化、政治和社会交往中。

在与日本人的交往过程中，美国一些愚不可及的失误必然发生在对日本不了解，又认为没有必要去了解的那些人身上。不久以前，一个美国人——美国一家主要新闻企业驻东京多年的代表给我讲过一段令人叹息的故事，说的是他们公司如何在日本大触霉头。七十年代中期某个时候，他在美国的上司提出一个想法，要同日本一家主要出版公司创办一个合资企业。当远距离的初步商谈没有得出结果时，美国公司的高层经理们便决定飞往东京，当面劝说他们正在悉心拉拢的日本公司总经理。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我的朋友在东京听说后，力主放弃这项计划。他解释说，在日本，这样一件重要事情，必须经公司中层以上每个管理人员的深入考虑并获得他们的一致赞同，不拿稳了这一点，没有哪个总经理会贸然作出决定的。不仅如此，我的朋友告诫他的上司，这个过程可能得拖上两三年，要想凭手段来谋求进展，只会适得其反。